

## 迷失的佛陀使者——信光比丘 寂慧

佛陀的使者，溫文爾雅，談吐有禮，不會吆喝，凡事禮讓，不你爭我奪。當然，更有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，安貧守道，惟慧是業的內涵。他如郵差般背著沉甸的背包，帶給人們佛陀的訊息。任何時候，任何地點，隨時將書本、格言書法、報紙、佛牌、佛教飾物等掏出來贈給老朋友，或是初相識的人。偶爾拿出遠方來鴻，朗讀鼓勵祝福的訊息，一起分享。

信仰之光，光照香江，光照大地。信，信佛陀的教導，是佛陀的好學生，佛陀的使者，嚴守戒律，持午，甚至全素食，不求人，不可以暗示要錢、要食物、要幫助、要照顧。不浪費，甚至珍惜每一張廢紙屑，不亂丟，拿去循環再造，許多看似過份，矯枉過正的行為常被誤解，原來是為表達惜福、環保的訊息，以身作則去教導，傳達，盡一己的棉力去實踐佛陀精細的教誨。光，本身的學養，禪觀，持戒，通曉梵文、中國古文、英文、越南文、普通話(北京正宗音)，當然還有德文，因為是德國人，尚有古典英語及其他方言，如廣州話，巴利文等，走遍天下無障礙。這些皆能發出光和熱。光照眾生，雖然受的訓練是小乘，但行持卻是大乘，關懷眾生，救苦救難，心懷聖教，教導經典，印製佛經，捐贈十方，這些皆能遵佛教誨，光照眾生。

他彷彿從時光隧道掉下來，錯配時空。本來屬於古代，單純、典雅、有禮、道風，可是卻身處繁華、喧鬧、功利、自滿之都。本來屬於中國，熱愛中國文化，經史子集，儒道百家，樣樣皆通，可是流落中不中，西不西的香江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飽受歧視，飽受異目光。初到香江時，正是出家人被社會敵視之時，嚴守戒律，持護出家人威儀、本份，被社會誤為乖異怪癖。孤身流浪、

言語不通、文化不合，仍能不失道心，不退菩提，乃至為眾生奴役，發出使者的光輝。本來屬於西方，人慾橫流，物質至上的享樂主義，卻接受保守、傳統、利他的大乘精神，更出家了。本來屬於淨土，佛陀座下的使者，卻誤落凡塵，經歷生老病死，惡法，不義的怨憎會，抱負不展的求不得苦。他比古人更古代，比中國人更中國，比小乘人更小乘，比大乘人更大乘。當然，比淨土更淨土。

一位地道的西方人比丘，「紅鬚綠眼」，在外奔波，自然令人側目，好奇。偶有在旁以廣府話竊竊批評，沒料到他竟通曉，以當地語言回應，嚇唬批評者。眾批評中，「鬼佬」的稱號他最不满意，常糾正他不是「鬼」，應稱作西方人，或是外國人，但批評者屢勸不改。晚年時，他亦以「鬼佬」自嘲。

曾詢問何以一個西方人，那麼年輕便出家？本期待一個傳奇曲折的答案，那知他的答案只是：佛法那麼殊勝，當然要作一個忠誠的佛弟子，就這樣出家了。既簡單亦重要。問他何以在香港居留？原來他熱愛中國文化，本擬到北京修學，可是因為簽證遲遲未批，只得暫留香港，但這一暫留卻是他的下半生；問他可喜歡香港？他總搖搖頭，雖沒說不喜歡，決計不會喜愛，也許是他與香港的深厚因緣吧。到後來雖有機會可以去中國，已沒有當年的熱情，不想再踏足，主要是大陸不時傳來的負面訊息叫他擔憂不安，心情陷於矛盾，他那麼賞識中國文化，看到身為炎黃子孫的香港人，竟不去好好學習自家的國粹，甚至連普通話也不會說，當然感到可惜，難免在言辭上有怪責之意，加上常糾正別人錯誤的發音，顯辭用句等，自然惹人討厭，處處不受歡迎。但仍有一小撮人對他

恭敬，尊重。尤其一班在香港居留的越南人，對他特別敬愛，任勞任怨，噓寒問暖，當他病重時，悉心照料，這因緣肇因於上世紀越南發生戰亂，很多人投奔怒海，避難於東南亞各國，有被當地國家拒進國境，有將他們的難民船強拖出公海，更有加以屠殺，獨香港本著人道立場，以小一小一個海島，容納龐大數量的難民，並照顧食宿，後來實在無力應付，只有將他們安置在難民營內，不許外出。信光比丘就是當年極少數進入難民營的義工，在精神及物質上接濟他們，直至多年後難民營關閉，有移居海外，有返回越南，亦有在香港落地生根的。他與本地的越南人一直保持著極良好的關係，而移居外地的越南人，亦不時來鴻問候，他總如小孩般孜孜自喜，到處示人。

雖然他的直率使很多人遠離，但亦有很多高僧大德對他敬佩，讚仰他的學識，這可見於他曾各名寺道場掛單，與各高僧大德深厚的因緣可知。此外，為了保存經典，弘揚佛教，他以古老的手法，整理經典，印行流通，送贈各界及各寺院道場、藏經閣等，更拿到市面的書局去，懇求代為銷售。此外，他更翻譯，授課，指導禪修等。他外表嚴肅，硬朗，可是充滿悲心，每慨嘆世道日下，眾生造罪，世間災難頻繁，國際間盡是陰謀爭鬥，對於弱勢社羣，同情憐憫，有機會定施以援手。他對書本跡近狂熱，常於背包放著書本，方便隨時閱讀外，更有一份親切感，家中藏書比一般小型圖書館還多；每次搬遷必需找一所大屋才能安置，可是沒有積蓄，沒有定期收入，只能找一些年久失修的工業大廈讓書本安居，自己卻忙於整理，不讓

打進來的風雨破壞。每次搬家必需找貨車作十多次的穿梭，才能搬完。曾有一次搬運公司嫌辛苦拒絕搬運，最後增加工資才勉強把工作完成。

當然，他還有很多「密行」，平凡的傳奇不為人知，但迷失的佛陀使者，不免被命運嘲弄，使永遠的壯志未酬。他的抱負：宣揚中國文化，救苦眾生，弘揚佛教，留存經典，總教人肅然起敬。對迷失，被歧視，被命運折磨的佛陀使者，我們心有不忍，但願快快回到佛陀座下，承佛威神，引導眾生。